



HUANDAO JULIU

凌晨◎著

幻岛 激流



海洋出版社



上海
交通
銀行

上海
交通
銀行

1462607

幻岛激流

凌晨 著

1247.55
L401/3
海洋出版社

2005年·北京

项目策划：阎安

丛书统筹：白羽工作室

责任编辑：阎安

特约编辑：杜海岳 刘莉蕾

插图绘制：VV的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幻岛激流/凌晨著. —北京：海洋出版社，2005.5

“纵横七海”系列

ISBN 7-5027-5721-X

I. 幻… II. 凌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9681 号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(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)

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10 字数：300 千字

印数：1~8000 册 定价：25.00 元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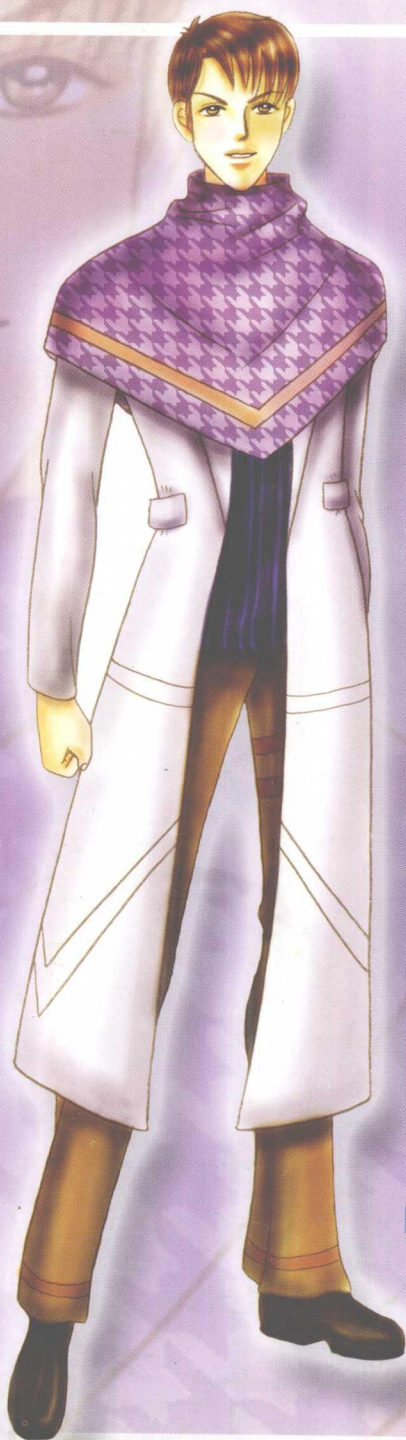
覃枫

QIN FEN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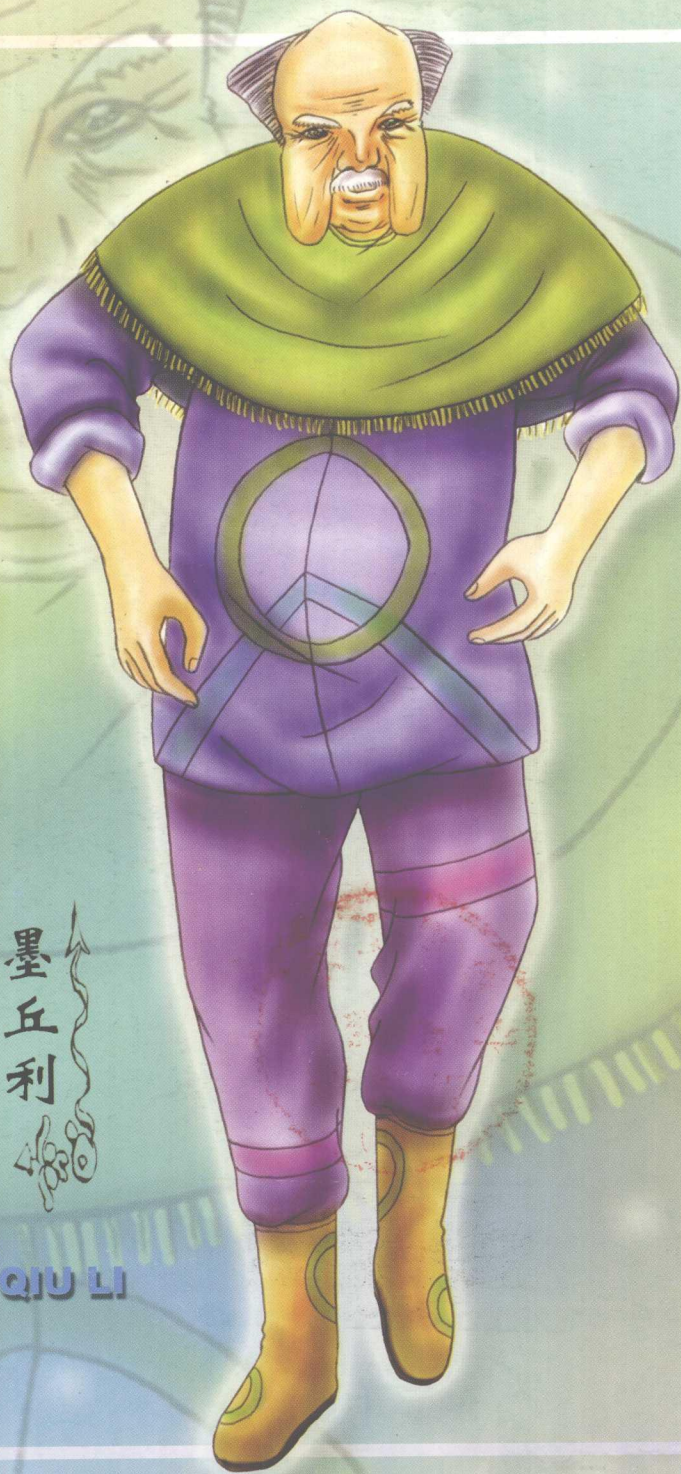
林心海

LIN XINHAI



鹏飞

PENG FEI



墨丘利

MO QIU LI

目次

第一章 风暴洋 /1	第五章 找到底层 /158
第二章 林心海 /33	第六章 搜寻 /198
第三章 万岛之岛 /77	第七章 代号2346 /236
第四章 天石 /117	第八章 今夕是何年 /274





第一章

风暴洋

忽然间，天气就放晴了。塞尔加利湾沉寂的港口，一瞬间热闹起来。体积庞大的普拉型货船，龙骨高耸，缓缓张开的鱼皮主帆仿佛一面巨镜，反射着耀眼的阳光，令人不能正视。轻巧的奥塔型快帆，专门用于近岛之间的人员运输。三角形剑麻纤维制成的帆涂了由海芦荟中提炼的胶，非常结实。此时，这些三角帆兜满了风，似乎随时都会脱缆而去。

信使墨丘利跳下27号码头的台阶，穿行在拥挤的游客和船员队伍中，一条条狭长的栈桥从他右侧掠过。那些停泊在栈桥边形状各异的船只都没有让他匆忙的脚步减慢速度，直到他看见“探海”号——那是一艘独角兽型的中等货船，体积介于普拉与奥塔之间，但既没有普拉的庞大结实，也没有奥塔的轻快灵便，它的优点是续航能力强，可以长时间航行，是远距离岛屿之间物资与人员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“探海”号的船身涂成深红色。船首安了一个虹斑章鱼的石雕塑像，也是红色的。那章鱼的八只腕足在空中张扬，仿佛会缠住人的脖颈置人于死地。墨丘利不由得摸摸脖子，感到后脊背上蹿起一



股凉气。把这种可怕动物作为标志的船，那船长不是极度狂妄就是想
在塞尔加利湾港的独角兽型船中出风头。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
“探海”号都使人为之侧目。它所停泊的9号栈桥，没有其他船只，更
凸现它的与众不同。

就是它了，墨丘利深呼吸，走过去。港口警卫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这是一个魁梧的海狮半兽人，行动迟缓语言贫乏，但有3吨的体重，
稍微动一下就不得了。他把守着9号栈桥的通道。没有谁能随便通
过，否则海狮人仅仅用身体便能将不服管理的人压死。

“证件？”这警卫生硬地要求。

“我要见‘探海’号的船长。”墨丘利回答他。

“证件。”警卫重复。

“船长是谁？”墨丘利问。

“证件！”警卫丝毫不改他令人生厌的腔调。

“只好这样了。”墨丘利自言自语，“这实在不好。”他从左肋的
囊袋中取出一块骨板，擦了擦，递给警卫。警卫的手指只有粗粗的
三根，勉强可以握住那骨板，放到鼻子下闻。海狮半兽人的视力很
糟糕，几乎是半瞎的，但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。港口因此给各种证
件都配置了特别的味道。9号栈桥通行证的味道是一种发甜的辣
味，有点像水手们爱吃的腌菜“辣椒”的味道。墨丘利给警卫的骨板
上就充满了这种味道。

“啊，你不是水手吧？”警卫耸耸他的鼻子，凑近墨丘利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墨丘利无意也无法改变自己身上那浓重的乌贼
墨水味道，这是每一个给岛屿联盟做文书的人的悲哀。繁重的案牍
工作未必会给岛屿联盟带来什么好处，但消耗了大量的乌贼墨水
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且给做文秘类工作的人烙上了一辈子也洗刷不
掉的痕迹。“我是来找船长的。”墨丘利解释。

警卫哼哼两声，往旁边挪动，将通道让出来。墨丘利夺过他手里的骨板，这东西可不能留给他。走到通道尽头，“探海”号的舷梯那里，墨丘利将骨板上的味道擦掉，放回囊袋。可以随意制造各种不同的味道，是他这个种族的一项特长。但墨丘利并不觉得这专长有多大用处。

舷梯那里站着个极年轻的水手。他一直盯着墨丘利走过栈桥，走到自己眼皮底下，才很惊讶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显然墨丘利的服饰和长相都是他不曾见过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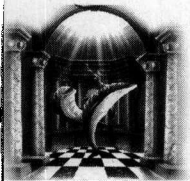
墨丘利皱眉。塞尔加利湾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，见多识广是这港口人的骄傲，就连时常往来的船只也沾染上了这种习气。“探海”号应该是一艘比一般船还要见多识广的船吧？看来这是个新水手。放一个生手在舷梯口应对可能突发的事件，难道“探海”号的船长并不像介绍中的那样精明能干？墨丘利有些疑惑，他克制着这种情绪，回答那年轻人：“我要见你们船长。”墨丘利有点累，那股子凉气又蹿上来了，让他感到深深的疲惫。也许，再次承担信使的任务是个错误。

“我，我……”那水手被墨丘利严肃的口吻吓住了，手足无措，“我没有资格带你去见船长。”

“那么去找有资格的人。快一点！”墨丘利催促。

那水手惊慌地将手中揉成一团的帽子歪歪地扣到头上，急忙沿舷梯跑上去。墨丘利看他的背影消失在船舷后，拍拍囊袋，确信他携带的东西还在那里。一团云遮住了他头顶的阳光，这骤然的阴凉让他叹了口气，仿佛又看到前两天港口大雨的情景。

在这个季节，这一带能有3天以上的晴天，就是很不错的了。可是要在3天之内穿过风暴洋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帮官僚专将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他，倒是那些什么也不干的懒虫，坐享



幻岛激流

纵横七海系列航海科幻小说

办公室的清闲与薪水。真是越能干活的人越倒霉的时代。

这时候那水手踉跄着跑下来，“您，您请。”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波塞特船长有请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在船上接待过一个岛屿联盟的信使。”船长波塞特眯起他狭长的眼睛，“似乎他们也不会到普通的民用船只上来。”

墨丘利看着波塞特那张扁平的比目鱼般的脸，觉得和他解释什么都将白费功夫，他会是个顽固的不通情理的老混蛋。但还得解释。“只要需要，信使可以借用他认为可靠的交通工具。”墨丘利干巴巴地说，停顿几秒后问波塞特：“您不会拒绝联盟的请求吧？”

波塞特挥舞手臂，他的手臂如此之长，以至于手指险些戳到墨丘利脸上：“拒绝？我是百分百纯粹的陆生亚尔西利特人，当初公决投票是否加入联盟的时候我可没犹豫。支持联盟的事务是公民的义务。但我还是要为见到传说中的联盟信使而奇怪。尤其是，一个凯特鰩人。”波塞特脸上有了一丝暧昧的笑容。

一个凯特鰩人，波塞特那笑容中分明藏着讥讽。凯特鰩人，杂种，物种进化与基因改造的失败品，连半兽人都不如——是的，这是波塞特笑容中没有说出来的话。墨丘利很清楚地听出了这些话，他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艘船，永远不再与波塞特打交道。但他不能，他的任务和他的家族使命感都驱使他牢牢坐在椅子上，甚至连眉头都没有打皱。

“大部分凯特鰩人都做信使。”墨丘利说，“只是您没有碰到而已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尊敬的信使，您屈尊光临‘探海’号意欲何为？”波塞特使劲儿要将笑容变得殷勤备至。引起墨丘利胃部一阵抽搐，这是他看到过的最恶心的献媚。

“我知道你将穿过风暴洋，所以要搭你的船。”墨丘利慢慢说，同时小心地将椅子向外挪动，以防止船长的手指再次戳过来。

果然船长情绪激动，用力甩动手臂：“您从哪儿听说这种事情的？风暴洋，那可是鱼人们的地盘！联盟明确禁止任何下属船只靠近那里。提那个地方都是不合法的。”

“得了吧，您和我一样知道那禁令是一纸废话。”墨丘利感到必须马上去甲板上吹吹海风，他得赶快把事情交待清楚，“我会给你钱，比一般搭你船的散客给得多。然后等我接了人，我也会为她付多一倍的船钱。一句话，我要去苏平岛找一个人并且将她带回联盟总部。”

“很重要的一个人吗？”注意到墨丘利口中的她是阴性的，波塞特来了兴趣，“是什么重大机密吗？”

“我希望她是，但那样的话在你面前的就是特工而不是一个信使了。只是岛屿联盟科学委员会的年度会议，邀请她参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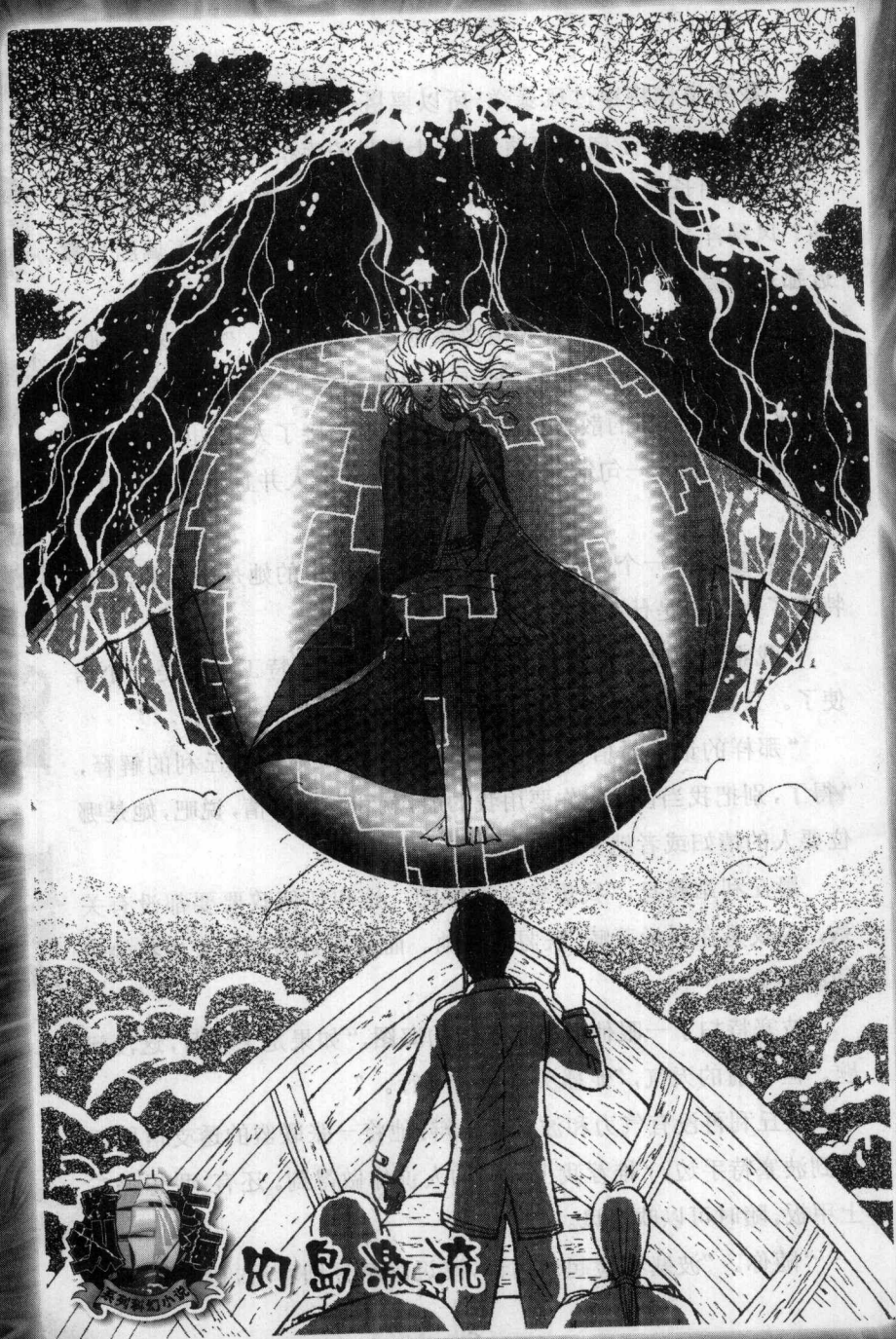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样的话一封信也就够了。”波塞特不相信墨丘利的解释，“得了，别把我当傻瓜。你要用我的船，就和我说实话，说吧，她是哪位要人的情妇或者地下夫人？”

墨丘利站起身，“我想您会遗憾的，她和任何政要都没有关系。仅仅是在科学范畴，联盟需要她。而且我必须在10天内将她带回联盟去。”

波塞特扫了一眼他面前桌子上的海图，“如果是上个月，这没问题。但目前的天气，”他摇头，“我不行。”

墨丘利再没有气力和波塞特争辩，他将一张联盟的透支信用证扔到波塞特手边。“推荐我上你船的人说你做得到。还有，我想睡在上甲板，随时可以吹海风。”

“随你。”波塞特捡起信用证，凑近眼睛仔细看看，确定那张薄



铝片是真货，“要不要派个人伺候你？我的信使大人？”

“那随你。”墨丘利冷淡地回答，拉门而出。

那个在舷梯练习迎宾接客的水手被波塞特派给了墨丘利。年轻人惶恐地为墨丘利在靠近上甲板的走廊中安排了一张吊床。墨丘利对睡眠形式要求不高。有一次他去西马亚送信，整个儿的睡眠过程都是在牦牛背上完成的，他觉得只要能睡着，睡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姿势真无所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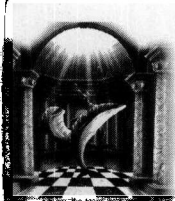
“您真是随和。”年轻水手赞叹，脸上是真心的羡慕，“西马亚真的是一座雪山吗？就像画上的那样？”

“当然。而且画上还没有表现出它美丽的三分之一。那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。”谈到自己喜欢的地方，墨丘利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，“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恩铭，先生，祖恩铭。”水手有点腼腆，又有些急躁，“这是我第一次3天以上的出航。我还是个实习水手。”

“你会习惯的。”墨丘利慢悠悠地说，爬到床上去，忽然又从床兜里探出头来，“积累经验未必是好事，太能干了就只有你自己干了。”

“啊，您的话真充满了哲理呢。”祖恩铭由衷地说，半天也没有听到墨丘利的声音，便向吊床里看去，信使已经进入了睡眠状态，眼珠的快速转动说明他正经历一场梦境。祖恩铭发现信使的手臂交叉放在肋骨上，摆出一种防御的姿态。正如波塞特介绍的那样，凯特鲷信使即便睡着了，别人也看不到他送的信息。因为要想打开他们的囊袋就必须掰开他们的双臂，而这瞬间的触动会让凯特鲷人的囊袋立刻挤出毒汁来毁掉信息。不管这个信息是用鱼皮纸写好藏在鱼骨管中的，还是用幻影草籽（注：虚构的一种植物果实，具



幻岛激流

纵横七海系列航海科幻小说

有很强的信息记录和重放功能) 存储下来的影像, 都会被毒汁腐蚀。

祖恩铭脱下鞋子, 蹑手蹑脚地倒退着离开了。

“探海”号在墨丘利登船后的第4个小时, 缓缓驶离了塞尔加利湾港。港务官上船核查货物和乘客, 祖恩铭把墨丘利藏在厨房的一个壁橱里, 躲过了港务官锐利的眼睛。领航的港务船一和“探海”号脱离, 祖恩铭就赶紧将墨丘利放出来。

“那橱柜以前是装什么的?” 墨丘利连连打喷嚏, “味道可真让人受不了。”

祖恩铭有些脸红: “我不知道, 先生。我才上这条船不久。啊, 您为什么不在港务官那里登记呢?” 他不解地问, 同时为自己问出这样幼稚的问题而更加的脸红。

墨丘利拍拍祖恩铭的肩, 温和地说: “我们到甲板上去谈吧, 我必须换换新鲜空气。”

船此时已经驶出了塞尔加利湾, 正进入南大洋温暖的海水中。一直在船体周围盘旋的几十只海鸥, 都飞了回去。正午的阳光直射甲板, 似乎能够将涂抹了鲸油的木制甲板烤裂。

“修这船用了多少木头?” 墨丘利问祖恩铭。那年轻人应声答道: “各种类型的木头加在一起总共是434立方米, 先生。‘轻石和鱼骨呢?’ ” “1789立方米。”祖恩铭对“探海”号的各种数据已经烂熟于心。

“全世界只有9个木材产地, 其中有3个在西马亚附近, 采伐不易。”墨丘利走到船舷前, 拉住那用海亚麻和海藻萃取物混合编制的舷栏。栏杆的硬度和耐腐蚀程度都不错, 手感不冷不热刚刚好。他发现祖恩铭一脸迷茫, 根本不明白自己这番话的含义, 就继续说: “轻石虽然在浅海底大量存在, 要把它从30米深的海水中打捞